

钉钉子拷问

——极端残忍的审讯

原田左中

(宪兵军官)

被倒塌的土墙围拢的河北省密云县^①曹家路村，约有150户，人口800多，大部分是农家，只有二三家杂货店和一家马掌店。

村中央有T字形走向的道路。在村南侧一片广阔肥沃的大田里，青青的麦子虽然被军靴和马蹄所践踏，但是根却深深扎在大地里。

相连着的光秃秃的小山峰，像从远处环抱看守着这个村子。

在土墙正面的右角，有高约四米的炮楼。炮楼上面插着小小的太阳旗，下面有两名哨兵，戴着钢盔，上着刺刀，像饥饿的狼寻求猎物似的来回走着。一挺轻机枪的枪口朝向南山。

1941年初，为了“讨伐八路军”，关东军向这个村子派来了第2独立守备第7大队第3中队，中队长是中山照次大

^① 密云县现属北京市。——译者

尉，约有130人，驻扎在这里。我是分配在这个部队的宪兵。

1942年1月下旬的某天夜里，在村南侧的广场上，日本鬼子100名左右吵吵嚷嚷地在排队。我穿着便衣，拿着棍棒，也和队列前面的候补宪兵博士元一起排着。中队长中山大尉挺着像啤酒桶似的大肚子，虎头狗似的脸通红，散发着酒臭气味，出现在部队前面，用刀啪啪地敲着地面。

“这次讨伐行动大约是两个星期。行动地区是在五龙山一带。估计八路军希望春节期间在五龙山地区集中。中队为了包围攻击这支八路军，把它彻底消灭，从现在开始行动。你们的目标是每个人杀一个中国人，务必遵照执行！”他向全体成员大声喊叫着下了命令。

鬼子们眼睛可怕地闪动着，互相点头表示拥护。

“好，为了增加一颗星^①而努力干吧！……”

“乘这个机会，我要立大功啦！……”

士兵们在各自心里立下了这样的誓愿。我听到中队长中山大尉的杀人命令，也感觉到全身的血液在倒流着。“好，我也要乘这个机会，哪怕多抓一个人，多杀一个人，也是好的。表示宪兵的威严正是此时。要挫败部队士兵和下士官的傲气！……”我心里立下这样的誓愿，洋洋得意起来。

几十分钟后，我和博士元候补宪兵、部队的高桥伍长，还有其他两名士兵，共五个人，一齐作为尖兵从曹家路出发。天是阴沉沉的天，周围的群山像包上了漆黑的布。时时可以听到远处激烈的狗吠声音，像要冲破周围令人窒息的空

① 日本士兵领章上有星的标志，表示级别，增加一颗星即增加一级。

气似的。

我怕有人听到脚步声会逃跑，走时留心周围。士兵也不说一句话地走着。

我们正要登上稍高的山道时，前方突然出现了沙沙的响动，顿时吓了一跳。我紧握手枪站住了，全身感到颤抖，肋下流出冷汗。士兵也停下来托枪准备射击。一只黑山鸡从杂木丛中飞出来，从头上飞了过去。我好不容易才压住了心跳。

“畜生，吓唬人呀！”士兵嘴里嘟嘟囔囔地说着。

我又一声不吭地走了起来。穿过大树峪村，往南走了两公里左右，发现前方约150米的地方有人影活动。我这次可没比高桥伍长差，用手把他制止住，身体伏在旁边的洼地里，一动不动地观察着。一个人影向这里走来，看看表已经过了12点。

“高桥伍长，请你在这里警戒。”我这时只管催促博士元靠近黑影。太好了，还剩15米啦。

“是谁？站住！”博大喝一声的瞬间，黑影猛然向后转，顺着刚才来的道路跑走。

“妈的，跑了！追！”大约追赶到200米的时候，人影跑进了旁边的大田里。

砰！砰！

“站住！要跑就用枪打死！”

在大田里被追赶得走投无路的黑影——一个男人，敏捷地用自己的手摸了一下上衣的口袋，好像安下心来，不再跑了。我呼哧呼哧地喘着气走上前去，马上用棍棒使足劲儿打，右脚也踢了上去。男人像瘫了似的往侧面倒下。

“这个混蛋！死皮赖脸的混蛋！”我踢到了他的腰部。

“哎呀！”男人发出了低低的呻吟声，把脸贴在地上，

肩膀大大地起伏着，喘着气。

“起来！”啪的一声，棍棒飞打在男人的肩头，男人一动也不动。

“喂，检查身上！一张纸片也不要放过！”于是，博骑在那黑色的身体上。一个士兵托着上刺刀的枪，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。

“喂，在跑来的路上看看，有没有掉下像纸片似的东西。”于是，士兵十分小心地看着脚下，又回到跑过来的路上去了。

“起来！”然而，那男人还没有要起来的意思。

“这个混蛋不听我的话，博，拉他起来！”博猛然抓住后脖领，想拉他起来。男人完全像被磁石吸住一样，紧紧贴在大地上，一点也不动弹。

“畜生！”我继续朝他的肩膀一带打着。我感到像是被嘲弄似的非常生气，便和博一起抓住他的后脖领，用足力气强行把他拉了起来。男人一起来，两脚就顽强地站在大地上，用锐利的眼光一动不动地瞪着我。

他的年龄是30岁左右，穿着黑色棉衣棉裤，圆脸上长着胡子，头发长着二三分，像个淳朴的农民。

“喂，你为什么逃跑？”我用棍棒有力捅着他的胸部，大声喝斥着。那男人要稍往后倒，突然用右脚有力踏在地上，支持住身体。

“我害怕呀！”他用平静的声音回答，并猛然回头看我。

“什么？你是和八路军联络的吧？”我继续痛打那男人的肩膀和腰部。

“你是送信的吧？”博紧跟着高喊道。那男人全身稍微

颤动，牢固地握紧两个拳头，咬紧牙关，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我。

“我不是。我是好农民。”他像吐出什么似的这样说着，把脸背了过去。

直到现在，许多中国农民被逮捕拷问的时候，总会听到的就是这句话。我每次听到这句话都非常生气。

“中国的好农民能有一个吗？这个混蛋！”我用棍棒猛杵那男人的心窝。

“呜呜……”那男人发出低声的呻吟，立脚不住，转了半个圈子，啪哒一声摔倒在地上。这个时候，高桥伍长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。

“原田兵长，怎样了？”

“什么？这个混蛋急忙地逃跑，说不定是个大人物！……哈哈……”令人不舒服的两个人的笑声，打破了夜的寂静，在附近的山上带来了回响。

“原田兵长，部队也快过来了吧？反正要带到下一个村子去——不是要慢慢收拾这小子吗？”

我同意了，把那男人两只手倒背过来捆上，拉了起来。

“走！”我从后面用棍子有力地朝那男人背上打去的一瞬间，他摇摇晃晃地像要向前摔去，两脚猛地用力踩在地上，一边支持住身体，一边转身向后，带着充满愤怒的眼神，目不转睛地反瞪着我，就这样坚强地踩在地上，大步往前走。

夜已经深了，寒冷的夜风刺骨。我心里想，这个男人或许能肯定是八路军的工作人员。如果能让这个男人坦白交代，一定能够取得很大的成果。怎样才能让他招供？要如何进行拷问？……我一边考虑一边走着。此后大约是走了两个钟

头，到达一个村子。

村子里一盏灯也看不见，非常安静。村里的人们因为白天疲劳，都在酣睡着。我们来到村中的时候，突然像被咬住一样，狗叫了起来。于是，村里狗的厉害叫声四起。我觉得全身受到什么强烈反击似的，停下来，握紧手枪，环视了一下四周。我感到大踏步往前走着的中国人好像嘴角浮现出微笑，静静地停了下来。山上突然升起了红光。“啊，是联络暗号！畜生！”我顿时喊道。

“妈的！”士兵捡起小石头向狗投去，狗更加狂吠。我好像是被谁赶着似的急急忙忙走过了村子。我们在稍微离开村子的一户农家前面站住了。

“高桥伍长，你在这儿好好地警戒。”我稍微在这家门口站了一下，偷看里面的情况。

咚！咚！“开门！开门！”我胡乱地敲着门，什么回音也没有。咚！咚！“开门！开门！”比刚才更加粗暴地敲着。不一会儿，从里面传出嘶哑的像老人的声音：“谁呀？”

“快快开门！”我使劲地踢着门。

“谁呀？”带着颤抖的像是老婆子的声音。不一会儿，一个老太婆独自说着什么似的走过来，咔嚓咔嚓地开门。我不等老婆子打开门就踢开门板闯了进去。

“哎呀！”老婆子看见我右手拿着手枪进来，用尖锐的声音叫着，像滚动似的进了里边的屋子。

东方天空已经开始发白，屋里透过微弱的光线，也可以看清东西了。空荡荡的，在右边有可以容纳五六个人睡的火炕，用手摸了一下还暖和着。“嗯。”我点点头，搅动了一下在这前边右侧的灶塘，里面还留有像萤光似的火星。在灶的对面好像还有一间屋子。我只是看到了这些，想进入老婆

子刚进去的里边那间屋子，偶然用眼朝这间屋子望的一刹那，突然警觉地停止了脚步，有两只塌陷的眼珠从壁洞里正盯视着这边。我手指伸向手枪的扳机，用随时都可以开枪的姿势，进入里边那间屋子。

这屋子里只有老婆子一个人。老婆子看了一下我的脸和手枪，慌忙往后退，身体紧靠墙。她看来已经过了70岁，头发雪白，身体稍微抖动，陷下去的两眼像要控诉什么似的注视着我。

我环视了一下屋里，在大约可以睡两三个人的火炕上，大概是这个老婆子刚才还睡觉用的破破烂烂的两条被子随便放着。向阳的地方，不知装有什么东西的一条麻袋滚倒着。此外再也没有什么了。

“好，就在这儿干！”我下定决心走到了外边，带着博又走进了老婆子的屋子。

我的头脑过于兴奋了。抓住了一个像是联络员的男人，山上的火光，再加上这个老婆子的态度，直到刚才不知有谁睡过的这个温暖的火炕——这样考虑着，脑海里浮现出在外面警戒着的高桥伍长那受冻的面容。

“滚出去！”博士元抓住了老婆子的右手，想拉她出去。

“我不走。”老太婆等于是说你们才应该从这儿滚出去。她紧紧地抱住火炕边的柱子不放。

“这个老该死的！”我立刻使足力气用右脚踢向老太婆的腰部。

“哎呀！”老婆子惨叫着，身体弯曲朝后仰去。博抓住老婆子的右手，想把她拖走。老婆子挣脱了这只手，拼命地抓住火炕的边缘不放。

“这个混帐老婆子！”我用棍棒向老婆子肩头打去。老婆子缩着肩头，忍受不了疼痛，咕咚摔倒，大声喊叫着救命。

我把旁边放着的被子里的棉花薅了出来，强塞进老婆子的嘴里，又把她的两手绑了起来。

“畜生，让我费事！博，快把她拉出去！”我这样叫着。把逮捕的男人从外面硬拉进屋里的一瞬间，那要被博硬拉到外面去的老婆子，眼光和青年农民的视线正巧相遇，互相用眼睛示意。“哼，这个老婆子也是同伙吧？”我在心里想着，催促博快一点把老婆子拉到外面去。

“喂，你认识那个老婆子吗？”

“我不认识。”

“你说什么慌！”我用棍棒把那男人的下巴从下面抬了起来。他使劲地抬起脸来瞪着我。

“妈的！”我不由得用棍棒打到那男人头上。他的头被打破了，血咕嘟咕嘟地冒了出来，两条，三条，顺着脸流到屋内的泥土地上。

男人咯吱咯吱地咬着牙，全身大大地抖动起来，牢固地紧握着被捆住的两个拳头，猛然睁大充满愤怒和憎恨的两眼，眼看着就要扑过来。

“这个混蛋，打算反抗吗？”我握紧棍棒，胡乱打到了他的身上。那男人左右前后扭动着身体，忍受疼痛，终于忍耐不住，突然往侧面倒了下去。

从昨天夜里阴起来的天，到早晨就下雪了。

部队也好像是到了村里，可以听到士兵的大喊声，农民的咒骂声，女人的惨叫和孩子的哭叫声，猪和鸡垂死的叫声等等。这些声音掺杂在散乱的人们到处奔跑的脚步声里。

“哼，部队也在干着啊！”我一个人暗自高兴地笑着。

“混帐婆子，费了我很大的事……”博一个人自言自语地掸着雪进来了。

“博，把这边的门板打破，给我找两三根粗钉子来！”

不久，博就咔嚓咔嚓地在破坏着什么。过一会儿，他拿来了两根5寸钉子。

我从博那里接过这两个5寸钉子，在那男人前面故意咯吱咯吱地摆弄着。那男人脸色苍白，全身略微颤抖，坚强地咬紧嘴唇，用逼人的眼光盯着我的手指。

“喂，你是八路军的工作人员吧？”我微笑着逼近他。他一步步后退。

“这个混蛋！”我在他的大腿肚子上用左手立起5寸钉子，用棍棒把钉头狠敲进去。没有回弹，钉子就噗哧扎了进去。

“哎呀！”他发出如翻动五脏时的声音。他全身使劲，用头把我的手顶开。每忍痛一次，钉头就随着肌肉在动，血也随即涌流出来。他的脸痉挛而歪斜着。

“哼，痛吗？要是痛就赶快招供。”

“畜生！”我把5寸钉头尽量转动。他弯曲着身体，痛苦得乱翻乱滚。

“这个也打进去吗？”接着，又扎上一根。

“顽固的东西！博，打！”博啪啪打下去的棍棒抽进了男人的肉内。

“畜生，不就是这么一个中国人吗？”我越想越生气，从博那里夺过棍棒，不管那男人身体哪个部位，乱打下去。

那男人已经没有动的力气了，身体肿胀发紫，从破了的皮肤那里，鲜红的血随着脉搏跳动的加快而冒了出来。

此后，过了几个小时，将近中午，中队长中山大尉吐着酒臭气息，像虎头狗似的脸通红，右手提着砍人刀，随着高桥伍长粗暴地进来了。正在这个时候，我想把那男人的两手往后绑起，吊到顶棚上，看到中队长来了，立刻来了精神，得意地说明了情况。

中队长阴险的脸上露出令人可怕的笑容，表示同意，眼睛转向那个男人：

“哼，这好像是个了不起的大家伙。要是痛打这个家伙，也许可以得到好的情报。啊，杀一两个中国人有什么关系！再打！哈哈……”他抱着啤酒桶样的大肚子，令人毛骨悚然地笑着。

“好，在中队长面前让他看看我的本事。”我在心里这样嘟囔着，像寻找食物的鹰抓到猎物一样，向那男人猛扑过去，用手抓住他那牢固捆着麻绳的双手，用足浑身力气，使劲把他吊了起来。

那男人扭动着两手，滴溜溜转了两三圈，被吊到了顶棚上。他歪着脸，咬着牙，拼命忍受痛苦。一秒，两秒，只见他脸色苍白，全身冒出油汗。汗和血混杂着从胸部流到腹部，由两脚吧嗒吧嗒地滴落到屋里的泥地上，两个手腕上的麻绳吱吱陷进肉里。他用尽全身力气支持着身体。

“难受吗？要是难受就招吧！”我用棍棒打着那男人的腰部。他的身体左右大大地摆动。

他勃然大怒，把两眼睁开，像是在说：“鬼子，再打，再打，就是把我杀掉也不会说什么！”他默默地瞪着我。

“畜生！”这次用什么样的办法让他受苦呢？我又拿出了5寸钉，噗哧扎进了今天早晨扎过的地方——肿胀的大腿肚子上裂开的鲜红肉眼里。他的脚在空中吧嗒吧嗒动着，每

动一次，房梁都咯吱咯吱作响。

“顽固的混蛋！”我又扎上一根，血流了出来。

“再来一根吗？”我用棍棒的头把钉头胡乱戳着。他全身弯曲，忍受着痛苦，吊着的身体滴溜溜乱转。

中队长把刀当作拐杖，心满意足地笑望着那由于忍受痛苦而拼命挣扎着的男人的姿势。

“倔强的混蛋！”中队长很快走近乱舞的脚旁，使劲用军刀刀鞘把那男人的下巴从下往上抬起的时候，那男人用力把脸转向了旁边。讨了没趣的中队长拿着军刀，摇摇晃晃地走近两三步，突然挡住了那男人摇摆的身体。

大尉的肩章染满了那男人的鲜血。他那扭歪的脸一绷紧，破钟似的喊了声“这个混蛋”，一眨眼功夫军刀便连鞘一起呼的飞到了那男人的肩头。

“呜呜……”那男人发出了低低的呻吟声，突然晕厥。他的肩头肉破了，鲜红的血咕嘟咕嘟冒了出来。

“哼，这个赖皮的混蛋！原田兵长，再狠狠地打！打死也没关系。”中队长大喊着这样说道。然后，他用军刀咯哒咯哒敲着地面，用发颤的脚步走到外边去了。

约三小时后，那男人像死了似的横倒着，把脸贴在屋子里的泥地上。全身肿胀发紫，划着几十条紫黑色的粗道。从头到肩，从腰到两脚，流出鲜红的血来，这些血结成黑块。他偶然发出轻微的呻吟声，出现了抽搐、痉挛。

雪到了下午越来越大，再加上风，雪粒从门的空隙里吹了进来，冷酷地落到沾满血和泥的那男人身上。

我越来越焦躁。“如果在这儿搞不到交代材料，对中队长就丢了面子，这是宪兵的羞耻。不过是对付一个中国人，就要费这么大的事……”我这样想着，对旁边站着的博士元说：

“喂，博！把水拿来泼上！”

博用洗脸盆打来满满一盆水，泼在那男人脸上。

“呜呜。”男人稍稍哆嗦一下嘴唇，动了动头，微微睁开了一个晚上就塌陷下去的充血的眼睛。

“喂，好农民！”我用棍棒猛杵那男人后背。在这一刹那，那男人使劲抬起头来，大大睁开两眼，紧紧咬着嘴唇，哆哆嗦嗦颤抖着两手，显出马上就要扑过来的样子，死死地盯着我。

“鬼子快杀死我！”他发泄似的叫着。我大吃一惊，不由得后退一步，紧握着手枪。

“畜生！”我用尽全身力气胡乱殴打那男人的身体，累得筋疲力竭，在火炕上坐了下来。

那男人连动弹的力气也没有了，少气无力地在土屋里横倒着，肩膀和背上的肉被打飞了，黑的血咕嘟咕嘟冒了出来，把屋子里的泥地染成鲜红色，好像是只有魂灵还存在着。

天色已经晚了，暗淡的电灯光线在屋角把我的身影描画成恶魔的样子。一线灯光把那男人的鼻、颊、额凹凸分明地照射出来。他眼底射出来的锐利光芒，像是射到了我的心脏。我好像是魔住似的全身冻结起来。

我也没有动弹的力气了，在火炕上坐下，一动不动地想着什么。从外面吹进来的夹杂着雪的寒风，刺透了全身。表已经过了下午6点，正当此时，部队指挥班的胜又军曹向四周喷吐着酒臭气息，脸通红地走了进来：

“原田兵长，中队长命令，现在审问的中国人，在审讯之后杀掉。还有，部队今晚10点从这里出发……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怎么样？得到好情报了吧？……”他一边这样说着，一边不等我的回答就走了出去。

“哼！”我感到说这些话是对我的侮辱，伤害我的自尊心，心里非常生气。“他妈的，要是这样，审讯也是白费。好，枪毙吧！”这个念头如同野兽的本性，像闪电一样掠过我的脑际。

约一小时后，我和博士元在雪里把那个男人踢过来打过去，拖到离村150米左右的南边稍高的山间盆地。雪疯狂似的下得越来越大。在村子里，狗的激烈吠声不断。

那男人半裸体，两手背在后面反捆着，全身微微震颤地站着。

一秒，两秒；一分钟，两分钟。他苍白的脸上稍微带着点红色，使劲睁开着的两眼凝视着南方。这种姿态可以使人感觉到是在憧憬着光明、幸福的未来，想起和平的家乡和疼爱的父母兄妹、亲密朋友——所以才这样平静。他眼中闪烁着光芒不正是为自己终于一言不发而自豪吗？

我右手握着手枪，站在离那男人五米左右的地方。

“喂，博，好好警戒。要是逃跑了，你也要被枪毙！”

“是！”博的声音在发抖。

“妈的，顶多只是杀掉一个中国人，这样就可以夸耀是皇军的模范宪兵了吗？”我感到好像是被谁大骂了似的。虽然是大逞威风，但是颤抖却越来越大，怎么也压制不住膝盖的咯吱咯吱哆嗦。那个男人像是看穿了我的心情，像大树般的站着。

“这个混蛋，该死！”

当的一声扣了扳机，子弹贯穿那男人的肩头，喷出来的血把他的脸染得通红。肉飞了，从伤口冒出鲜红的血，顺着

胸口流了下来，染红了洁白的雪。“糟了！”我在心里这样叫着，用手扣动上有第二颗子弹的扳机。

那男人歪斜着脸，皱着眉头，两脚坚实地踩在大地上，大口地呼吸着。每呼吸一次，从肩膀的伤口就咕嘟咕嘟地冒出血来。全身由于愤怒和憎恨而哆哆嗦嗦地颤抖，猛力睁开两眼，使人感到马上就要扑来似的。这一瞬间，我觉得脊梁上像流着水，受到什么压制似的冲击着全身，发起抖来。

“妈的，投生去吧……”

当的一声子弹贯穿那男人心脏的一霎时，那男人哒哒向前倾斜地走了两三步，使劲地站住了，用坚强的语调喊着：

“八路军万岁！”在这以后的一眨眼，忽然把头垂了下去，在洁白的雪上摔倒了。那抽搐而痉挛的手足好像还要撑起身来。我全身像是要被碾碎在地底下，有一种受压迫的感觉。

“妈的！”我对准他的头部又扣了扳机，那头反射似的稍微抬了一下就不动了。

冒出的鲜血把落下的积雪染得通红。

我拼命跑下了山，连博士元那跟在我后面的脚步声都感到害怕，一直跑进村里。

30分钟后，部队在暴风雪中逃跑似的从村里出发了。我是以被谁赶着似的心情走着的，时时突然站住，牢牢地紧握手枪，凝神环视着周围。

从左右的山顶，从后面的峡谷，从眼前的道路上，闪耀着憎恶和愤怒的那男人的眼睛，像是直盯着我，自己要掉进深深涧底的恐惧突然袭来。不久，这双眼睛逐渐变成一支很大的队伍，有力地朝这边走过来。

旧部队名：原关东军第1特别警备队第5大队第1中队

笔者的片言只语（1982年7月）

战争，这是一部分统治者准备的，这是在人们不知不觉中搞起来的。我过去的生涯，一切都是为了完成统治者的战争而忠实地服从，是作为忠实执行的人而被培育起来的。这样说，并不过分。

因此，我曾经相信：拿着枪侵略中国，把中国的人们更多地杀害，这才是“为国”、“孝顺父母”，这才是自己的“立身处世”。

因此，在中国杀害了为数很多的人。

直到战争结束，我接触到被害的中国人民温暖的心，才能够从鬼变成人。

此后，三十几年的岁月过去了。现在，再次爆发战争的危机又迫近。和美国缔结了安全保护条约，现在已经强烈地感觉到原子战争的威胁。

过去的战争没有能够防止，那是因为反对战争的人们力量软弱。

现在，反对战争的反核运动已经构成全世界几百万、几千万人的巨大力量，并继续发展。这个力量才是防止战争的最有力武器。现在，熟悉战争的人的时代，正要转变为不熟悉战争的青年人的时代。

现在正是青年人的时代。

这样年轻的一代人的反战、反原子战运动，对于想要发动战争的统治者来说，正是最为可怕的力量。

我也想用我很有限的余生，为不再发生战争而斗争到底。

（原田左中）